

看天下



海南渔民陈则波在漁船上。

“爷爷辈曾去那里种树”

——海南小镇漁民眼中的南沙流变

文/本报特派记者 刘志浩 片/本报特派记者 周青先

潭門港位于琼海市，鎮子東邊即為南海。潭門鎮的傳統生活方式是，男人們出海打魚掙錢，女人在家種地操持。6月23日記者來到此處時，由於台風臨近，鎮上多數漁船並未出海，鎮子東南角一條狹長的港灣，橫七豎八地排着大小不一的船，一些漁民在打理漁具。從潭門港出發的漁民，基本都去南沙群島附近打魚，可以說這麼多年來，潭門漁民是南海爭端最直接的“感同身受”者。

>>近礁打魚，小艇被扣

“快來台風了，我們就趕着回來啦！”6月24日上午，在鎮子上一家小飯店，瓊·瓈海09001船長盧家北笑着對記者說。

中等身材，聲音洪亮。盧家北一進屋，幾位船長就開起他的玩笑：“還是盧老大膽子大，這時候還敢出海！”

船老大陳則波、王振福、丁之平、王慶鑒不住地打趣他。場面頓時熱鬧起來。

盧家北則謙虛地擺擺手，只是笑笑，對其他船長的話不置可否。他告訴記者，6月15日他和另外一艘船一起回來的，他們去了南沙群島幾個礁盤。據他講，他們

回來之後，沒見誰再過去，當時在南沙，也未感覺到所謂“緊張局勢”。“去了六門礁、東礁、西礁、牛生礁、柏礁、大現礁。”盧家北一邊在紙上寫，一邊數着：“差不多就這六個地方啦！”他接着說，“很多地方都有越南人駐守。”

而就在回來前10天的時候，他的一艘小艇還“被越南人扣了”。盧家北所说的小艇，長有五六米，載重約一兩噸。

記者了解到，這些船長們出海，一般都是駕駛一艘80噸到100噸的大機船，船上載着數量不等的一兩噸的小艇。

到了礁盤附近水域時，先將

大船拋錨，然後把小艇放下水，每艘小艇上兩三個人，船老大們將這些人稱作“公仔”（打工仔），一般來說，船老大買下船並招募公仔到南沙進行作業——包括捕魚，下到十幾米至三十幾米深的海底礁石撈海參、貝類等海產品。

不過，並不是每次出海都賺錢，“有時會亏錢，現在油價太高了！”幾個船老大同時抱怨。其實對他們來說，除了賠錢外，很多時候還會遇到其他“麻煩”，因為不是每個島礁都去得了，尤其是越南占領的那些。

“記不得是在哪個礁石附近，一共呆了三天，前兩天都沒事，第

三天晚上讓越南人發現，就把小艇扣了。”盧家北告訴記者，小艇上沒有人，公仔都在水里作業，不知道什麼時候越南人就把船拉走了。

這並不是盧家北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，却是他不願意遇到的“麻煩”。

盧家北告訴記者，他不敢去找越南人要，也不敢靠近島礁，太近了怕越南人開槍。

不過這次他運氣不錯，因為他的小艇“第二天就被還回來了”。船是給了，不過船上的工具却一無所有，越南人沒收了。儘管如此，盧家北仍連稱這次很幸運，“基本沒費啥勁，就把船拿回來了！”

●链接

看见外国军舰 跑是首要原则

经历过被打和被抓的漁民，慢慢摸索出跟一些國家打交道的經驗。

“菲律賓的一般不開槍。”船長王慶鑒告訴記者，只要過去後，給上一些煙、酒、肉等東西，“他們就不開槍”，而是默許漁民在島礁附近作業。

但是，“越南占領的島礁不能靠太近，尤其是‘高腳屋’（越南占領島礁後，會在上面建高腳屋，并派人駐守），他們會開槍，送東西都不行。”陳則波說，現在漁民作業，盡量選擇遠離越南占領的島礁，即使在離他們近的地方，也都是晚上捕撈，白天走開。

此外，陳則波告訴記者，一旦被抓，在中國大使館領人之前，“萬能不在他們（抓人者）給的東西上簽字。”

看見外國軍艦來了，“趕快跑是首要原則”，瓊海南沙漁民協會會長邱谷儒如是說。

潭門鎮政府漁業辦一位吳姓負責人告訴記者，現在面對外國打、抓中國漁民，他們也很无奈，“每次出事，漁業協會都會出面協調解決。”被抓的漁民，也會由漁業協會聯繫大使館跟外國交涉。

各国渔民 经常互相帮忙

尽管相關國家之間局勢緊張，但未影響到各國漁民之間的感情。

船老大陳則波告訴記者，他13歲開始出海捕撈，至今已有30余年。

“平时去南沙，也會碰到很多越南漁船。”陳則波說，由於語言不通，一般雙方都是擦肩而過。

但更多時候，越南漁船會主動打招呼，要東西。“淡水、肉、香煙啊，什麼都會要。”陳則波一邊做着手勢一邊對記者說，中國漁民的船比較大，儲存的東西多，會不時碰到越南漁民要東西的事。

“基本上有求必應。”王慶鑒覺得，大家在外出海都不容易，“能帮一點是一點。”

船老大丁之平至今記得2007年11月份的一次經歷。

“是在中業島附近吧，那些天正好刮過台風，之後我們開船從那裡過，看到好多外國漁民和漁船。”老丁說，靠近之後才發現，這些人中有越南漁民，也有菲律賓漁民，被台風打翻的漁船至少有60多條。

隨後，他馬上把船靠近，接上來一些人，老丁記得有9個越南人，31個菲律賓人。

最後，他把這些人送到了距離最近的一個島上。

本报记者 刘志浩

>>被打被抓，只为生存

對潭門鎮的漁民來說，每次去南沙，都意味着一次冒險，除了反覆無常的天氣外，他們還得小心外國船和島礁駐守者，這些，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不曾出現，而90年代中期之後，捕撈變得越來越難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，是外國人駐守的島礁越來越難以靠近。

瓊·瓈海02048船長王振福告訴記者，由於島礁附近鱼类、贝类丰富，渔民们每次都会选在尽

量靠近島礁的地方作業。

大概是2007年5月份，他帶着一群公仔，開船到了南海的一個礁石附近作業。遠遠地，他們就能看到礁上越南人的高腳屋。隨後一小艇放到水里，開到離礁石几百米的地方。

王振福說，當時小艇首尾坐着人，大家很小心地觀察着礁石上的動靜。

但沒等到他們下水，槍響了。

“就聽到嗖的一聲，子彈從身邊飛过去了，吓死人了。”

待回過神來，王振福他們才發現，玻璃鋼做的艇身，已被“鉆”了個洞。見勢不妙，他們馬上就離開了那裡。

“我估計他們是朝着人來的，不過離得遠，沒打着。”說起這段經歷，王振福顯得有些後怕。“就差一点点，就打到人啦！”

同在這個月出海的丁之平，

就沒這麼幸運了，他的公仔在類似情況下，被打傷了後背，所幸並未造成生命危險。“肯定要賠錢啊，算是白干了！”老丁憤慨地說。

除了被槍打，被抓的事也時有發生。船老大陳則波就有過兩次被抓的经历。一次是1997年前後，被菲律賓抓去，關了4個多月。一年多以後，他再次被抓。陳則波告訴記者，兩次被抓，都是大使館交涉後，才被放出來。

>>爷爷辈时，曾去种树

“就像農民種地，自家地里東西熟了，為什麼不能過去收？”談及被抓经历，陳則波語氣頗有些激動。

陳則波說，潭門漁民祖祖輩輩都靠去南沙打魚為生，離開那裡，“就像農民沒了地，怎麼活？”

講起老一輩打魚經歷，陳則波和王慶鑒似乎有說不完的話。

“我爷爷那會，就駕着帆船出海。”王慶鑒說。

王慶鑒告訴記者，據他爷爷王善禮講，當時為謀生計，大批潭門漁民遠赴南沙捕撈海貨。那會兒只有艇仔（一種帆船），扯起帆，跟着風過去。這屬於典型的“靠風吃飯”，王慶鑒告訴記者：

“爷爷輩的那些人去過南沙很多地方，太平島、中業島，還在不少

島上種過椰子樹。”王慶鑒給記者算了一下，他爷爷如果在世，已將近百歲高齡，“那會兒離現在差不多得有七八十年時間。”

陳則波也表示，小时候也聽老人講過很多下南洋種樹捕撈的事。由於年代久遠，且老人多不在世，當時具體怎麼種樹，種了多少，現在也難以統計。

不過讓陳則波難以接受的

是，當時條件那麼艰苦，爷爷那一輩都能自由出入于南沙，現在有了馬達機船，却總是被外國人趕出來。

无论如何，王慶鑒和陳則波每年仍會下海4個航次。據他們講，上世紀90年代之前，沒見過多少外國船，但90年代之後，外國船只越來越多，他們捕撈的環境也越來越惡化。



陈则波在海边。